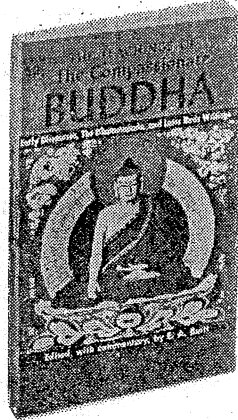


大悲佛陀之教義



The Teachings of The Compassionate Buddha.

E.A. 柏特博士著
修 夫 譯

(續)

會納嘉故事(續)

王會納嘉，后賽維莉，治麥提拉，歷七千歲，勵行法治，賞罰公正，供養羅漢，及辟支佛，廣行布施，普濟貧困。

后妊十月，生一太子，為之取名，戴加奧特。

王於一日，得數椽果，園丁所獻，色美味鮮，欲往園中，瞻彼果樹。王至園中，見二椽樹，其一葉茂，而無果實，其一結實，纍纍滿枝。王乘其象，至於樹下，摘取椽果，食而甘之。王赴他處，觀賞園景，王之從者，及諸民衆，紛至樹所，摘果而食，非惟果盡，葉且無存。

王返見之，深為詫異，結實之樹，果葉全無，而無實樹，美麗如故。王詰從者，知其詳情，感而謂曰：「世間富人，必有仇敵，富有之人，如結實樹。積善為寶，不招怨敵，不招嫉妬，不受貪欲之所繫縛。惟彼羅漢，及辟支佛，得此善寶，可稱真富。無果之樹，啓我良多。於生活中，當斷煩惱，及曠與

怖。我捨一切，學彼羅漢。」

王會納嘉，深與感觸，返其皇宮。命其軍官，調派強卒，守王居室，除送飯人，概不得入，雖彼王后，亦不例外。王命衆臣，治國以法，不得偏頗，務求公正。佈署既已，王自登樓。——此下有偈，讚頌王捨其后妃，及一切王室之快樂與尊榮。(按：偈語原本略。)

王會納嘉，獨坐思維，祭司獨覺，生活多樂；食粗劣食，勤求正法，志趣涅槃，出塵勞纏，內觀清靜，心神愉悅，凡此一切，深堪仰敬。王情熱烈，深敬彼等，稱之為主，奉之為師，且自嘆曰：「孰能及彼？」王為十偈，(按：偈語原本略。)

自計所有，都邑樓臺，朱門大第，三重城牆，及其溝池，溫茲瑞茲(按：地名)，沃野綺羅，宮殿重疊，頂峯聳峙，華麗王座，蟒袍龍衣，園觀、池治、象、馬、車乘、師旅、祭司、后、妃、太子。每偈之末，王皆書曰：「我於何時，始得棄此，安貧出家，修羅漢道？」王會納嘉，以此觀念，絲絲

斷除，塵勞貪欲；如煩惱樹，先剪其枝，終拔其根。

王會納嘉，深居自修，忽滿四月，遣一忠僕，入市採購，羅漢所用，一切衣物；剃除鬚髮，着羅漢服，執持錫杖，自室走出，逕趣宮門，威儀赫赫，如一羅漢，修六十年。

后賽維莉，無夫相伴，為時既久，心緒不安，召集七百後宮佳麗，共往見王，思以愛欲，及以情網，惑王令出，與彼共處。於登樓時，與王相遇，王既易裝，莫能辨識，以為聖者，為王說法，仰其威儀，咸致敬禮。后入王室，見王遺衣，又見椅上，黑髮長髮；后及諸人，親景傷情，芳心欲碎。后率諸人，急奔下樓，於宮前門，追及羅漢(按：指王)，后及群姝，以種種法，感動王心，冀其轉意。或則號泣，或則捶胸，或獻嬌媚，或申懇祈；然皆無效。彼新羅漢，毫不動心，繼續前行，而自矢言，貪愛淫慾，皆已斷盡；一切言行，惑心志者，皆已無效。王向僻郊，希瑪旺塔，前進途中，王后率衆，隨行於後；有二隱士，為王說法，使其安心，且加鼓勵。二隱士者，名納瑞塔，及米家珍，衣豹皮衣，自其隱處，飛至王前，證王善擇，善惡之路；於后所施，一切阻碍，助王無退，聖行初志。隱士告王，為羅漢者，所應行事，勸王斷欲，首重淫驕。

彼新羅漢，聞應機法，益堅其志。行進途中，一日黃昏，至一城關，城名道紐。王於樹下，臥息渡夜。王后率衆，亦駐於彼，去王不

遠。翌日晨起，王入於城，前行如常，延街乞食。偶止矢店，見製矢人，調矢求直，合其一目，以另目視。王自思維，兩目之力，當勝於一，因問匠人，何以如此。匠人告以，世間之事，有匹偶者，未必盡善。「設我調矢，並用兩目，撥於他物，視線分歧，不易覺知，矢之瑕疵；今用一目，調矢易直。吾人行事，應一其志，意歧二者，難望有成。汝着僧裝，顯已出世；衆女相隨，如何其可？偕此伴侶，非爾所宜。」匠人數語，惑王甚深。王續前行，遇數童女，共相嬉戲。內有一女，左右兩手，各佩銀鐲，於右腕上，又戴金鐲；右手動時，兩鐲相擊，叮叮作響。王會納嘉，欲測女智，向其何故，一手有聲，他手則否。少女答曰：「我之左手，僅有一鐲，代表羅漢，應守獨身。於此世間，物如有偶，衝擊聲響，勢所不免。汝着僧裝，何容衆女隨行於後，況復彼輩，美艷入時？是汝妻乎？抑為汝姊？縱屬姊妹，亦不宜共。為羅漢者，女伴相隨，實非所宜。」

女年雖幼，出語中肯，於王心中，印象甚深。王出城外，至一茂林：王乃決意，速與后離。入林之頃，王稍停止，折一樹枝，示戴維莉，而語之曰：「公主諸君，此小樹枝，折離其幹，莫能復續。與此同然，吾不可能伴汝歸去。」后聞斯語，頓告昏厥，待女圍繞，紛施救護。王會納嘉，乘紛擾頃，繼續前進，遁入深林，倏失其踪。侍者昇后，入道紐城，旋與衆人，反麥提拉。聖者(按：指王)獨處，安

享禪樂，歷三千年。后賽維莉，亦自決意，捨俗出家，如其夫然。於御園中，橡果熟時，后自出家，為女羅漢。繼復往依，巴瑞賽薩，婆羅門師。

佛於說已，又告眾曰：「馬尼米加拉，龍王之女，於大海中，救護我者；今我弟子，居我左者，迦旃延是。道紐城外，游戲少女，說中肯語，感我心者；今我弟子，居我右者，富樓那是。隱士納瑞塔；今我大弟子，舍利弗是，其智慧力，僅次於我。另一隱士，名米家珍，僅次於我。目犍連是，其神通力，僅次於我。調矢匠人；今阿難陀是，為我侍者，忠勤不懈。后賽維莉；今公主耶輸陀羅是。王會納嘉，即我身是，已證道法，為天人師。」

一一 火喻

按照佛陀所說之中道法，應善保身體各部份之健康；然亦不可因之妨害趣向解脫的修習。大品中有名之火喻，以生動方式，表示上座佛教之特點——顯示出高度厭離吾人天性中一切貪欲之火所焚燒者，庶可達成涅槃之清涼。

此種情形，自然導向「心理健康」一文。應如何脫除如焚之身體的或心理的作用呢？應不把自己和它聯合在一起，應不和真常相聯合，而應和離棄它們所得的結果相聯合。如是可獲得真正的心理健康，身體所感受的一切，皆由老、病及其他生理變化而來者。

佛陀按照自己的意思，在苦行

林住了一段時期之後，向迦耶首方，向避化而行，隨行比丘，為數一千，皆於昔時，結髮為僧。至迦耶首，佛及比丘千人，住於迦耶。

即於彼處，佛告諸比丘曰：

「諸比丘，一切如焚。諸比丘，云何一切如焚？」

「諸比丘，眼如焚；色如焚，眼識如焚；眼所領納之一切印象如焚，由諸印象所生之情緒（按：受），苦，樂或不苦不樂（按：捨）等皆如焚。」

「以何焚哉？」

「吾謂以貪火，以瞋火，以痴火；以生、老、死、憂、悲、苦、惱之火。」

「耳如焚；聲如焚；鼻如焚；香如焚；舌如焚；味如焚；身如焚；觸如焚；意如焚；法如焚；意識如焚；心所領納之一切印象如焚；由諸印象所生之情緒，苦、樂或捨等皆如焚。」

「以何焚哉？」

「吾謂以貪火；以瞋火；以痴火；以生、老、死、憂、悲、苦、惱之火。」

「諸比丘，有慧有德的弟子，了知此義，厭離眼，厭離色，厭離眼所領納之印象，厭離由諸印象所致之生、老、死、憂、悲、苦、惱等情緒。厭離耳，厭離聲，厭離鼻，厭離香，厭離舌，厭離味，厭離身，厭離觸，厭離意，厭離法，厭離意識，厭離意所領納之印象，厭離由諸印象所致之生、老、死、憂、悲、苦、惱等情緒。」

了知此厭離義者，得斷除貪欲，斷欲之人得自由，得自由者證知自由；知不復生，知預聖流，所作已辦，不受後有。」

三 心理健康

長者那庫拉匹塔（按：漢譯雜含一〇七譯為那拘羅）來至舍利弗所，致敬禮，坐於一旁。坐已，舍利弗對他說：「長者，汝今神情安寧，容顏純淨。汝今日曾親聞世尊說法耶？」

「尊者，除了親聞佛法還有什麼可以得此？我方蒙世尊甘露遍灑，為我說法。」

「你如何蒙世尊為說甘露法？」

「尊者，我詣世尊所，致敬禮，坐於一旁。坐下之後，我向世尊說：『世尊，我體已衰老，此命將盡，常受病苦。世尊，我僅偶得詣世尊及諸大德高僧，請世尊教我，請世尊為我說法，使我常得幸福、安康、快樂。』」

「佛告我言：『善哉長者，善哉長者，汝實多病，汝實衰羸，汝實老邁。有如是身體的人，而亟求頃刻之安健，愚何如哉？長者，是故汝應自念：『我身雖病劣，我心實無病。』汝應如是自念自習。』世尊如是為我說甘露法。」

「長者，汝曾更問世尊否，如何則身病且心病苦，如何則身病苦而心不病苦？」

「尊者，我正為此故，來詣尊者舍利弗，請為我申說其義。」

「善哉長者，汝今諦聽，我為長者那庫拉匹塔答曰：『唯然

尊者舍利弗言：『長者，人如何則身病苦且心病苦？未學之凡夫，不如實知聖道，不能行且不學習聖教，不如實知聖者，不能行且不習為聖者，以色為我，以為我由色組成，或以為色在我內，或以為我在色內，而自念言：『色為我，色為我所。』具此念者，其色變滅時，因其色之變異而生起憂愁，悲哀，痛苦，沮喪，失望。』

「彼以受為我，以為我由受組成……」

「彼以行為我……」

「彼以識為我……」

「具此念者，其識變滅時，因其識之變異而生起憂愁，悲哀，痛苦，沮喪，失望。長者，是人之身病苦且心病苦。」

「長者，人如何則身病苦而心不病苦？多聞聖弟子，如實知聖道，能行且學習聖教，不以色為我，不以我由色組成，不以色在我內，亦不以我在我內，不自念言：『色為我，色為我所。』具此念者，其色變滅時，不因其色之變異而生起憂愁，悲哀，痛苦，沮喪，失望。」

「彼不以受為我，不以我由受組成……」

「彼不以行為我……」

「彼不以識為我……」

「彼不以識為我，不以我由識組成，不以我由識在我內，不以我在我內，不自念言：『識為我，識為我所。』具此念者，其識變滅時，不因其識之變異而生起憂愁，悲哀，痛苦，沮喪，失望。長者，是人之身雖病苦，而心不病苦。」